

说部之乱

Chaos

of

Fiction

朱岳——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说部之乱

朱岳——著

Chaos
of
Fiction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部之乱/朱岳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3
ISBN 978-7-5502-4578-5

I. ①说…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1735 号

说部之乱

作 者 朱 岳

特约策划 周 博 曹雪萍

责任编辑 咎亚会 徐秀琴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版式设计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陈 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5.5印张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978-7-5502-4578-5

定价: 2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178927-17

他们想在那一切不外是谜的地方找到答案。

——帕斯卡尔

目录

原路追踪 1

默片人 23

说部之乱 27

黄金 41

词隐 45

儿子 53

星际远征 55

食竹记 67

写作计划 69

再见 81

泽尔尼克之死 85

救鱼 95

咽牙 99

仙药、黑人、月亮 101

古老童话 109

迷宫制造大师 111

双眼 127

隐士游戏 129

草原礼貌 137

在海边 139

鱼腹 147

白发 151

回信 157

四元素 159

后记 165

原路追踪

是这样，你身处这么一个世界：这里只有一种植物——仙人掌，各式各样的仙人掌；只有两种动物——灰熊和兔子。兔子都是棕色的，身形庞大，和灰熊差不多大。灰熊吃兔子，兔子吃仙人掌。兔子不怕扎嘴，它们的嘴部没有神经。

这个世界只有一条路，一条回旋向下的柏油公路，路修得还算平整，路的两侧是无尽的旷野，一侧永远比另一侧低些。旷野上星星点点地生长着仙人掌，隐藏着熊和兔子。行进在公路上，你会有一种幻觉，仿佛这条路是大地的一条轴心线，但是从公路两边的旷野中看，它总是标志着边缘、边界。

这条回旋向下的公路极为绵长，长得令人恐怖，但它还是通向一个地方，至于那是怎样一个地方就难说了，没法证明有谁真的到过那里。不过关于那地方的谣传很多，最常听到的说法是，那里是一片浅蓝色的淡水湖；还有人说，路的终点是一

座透明的公用电话亭，里面有一架电话机，谁能抵达那里就可以免费打个电话；最可信的一个版本是，那里是一座椭圆形的溜冰场，有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为溜冰场守大门。但是不管怎样，你只能沿着这条公路盘旋而下，因为你是一名刀客，只要还当刀客，就不能停留，不能生活在路边，刀客只能在路上，在路上追踪其他刀客，之后展开生死搏杀，直到尽头。

作为刀客，你两样简单的装备：一辆轻型卡车、一把狗腿形的尼泊尔弯刀。所有刀客的配备是统一的，在这方面你占不到便宜，你别指望突然得到一挺XM806式机枪。在这个世界，唯一能让你变强的方法，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具体说就是小说、散文、诗歌，你读到的文学作品越多越好，你的战斗力就越强，你获胜的几率就越高。这条法则，或说原理，你应该记住。

好了，宏观的情况就说到这里，咱们回到实际。现在，你正面对一具尸体，一具刀客的尸体。这个刀客够强悍，他肯定读过不少文学书，可是他死了，被干掉了，死不瞑目。你很清楚他是被谁杀死的，那个杀他的人正是你在追踪的目标，刀客并不总是有一个确定的追踪目标，大部分时候都是遭遇战，而你的目标明确，那个人的名字叫“摩德万”。

你把尸体检查一番，只发现一处伤口，但也是致命的，他的心脏被刺穿了。你盯着伤口，静静地站着，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你得找个巫师，请他帮你看。巫师也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

他们经验丰富，眼光毒辣，他们能根据刀客尸体上的伤口——它的位置、形状、大小、深浅等等，识破杀人者的刀法路数，看出杀人者大概读过哪些文学作品。然而巫师不参与追踪和搏杀，也没有刀客去招惹他们，那不合规矩，巫师只充当顾问的角色，他们散居在公路两边旷野中的帐篷里，对于杀向路的尽头已没有兴趣。巫师都曾是刀客，后来他们有了女人，就放弃了，或者说，失去了刀客的身份，成为停留在路边的巫师。巫师有女人，还有大量的书籍，但除他本人以外，没人能找到他的书籍和女人，女人们带着书藏在旷野深处极为隐蔽的地方，那里才是巫师们真正的家。他们的帐篷只不过是接待过往刀客的办事处。

你连拖带拽，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具尸体搬进你那辆小卡车的拖斗，这家伙实在是个大块头。干完这件体力活儿，你掸掸身上的土，朝公路上吐口唾沫，便钻进驾驶室，你又要上路了。你要把这尸体带到最近的一位巫师那里，请他给看看，除非在此之前你就与摩德万遭遇。你一边驾车疾驶，一边在思索：要知道，在一般情况下，刀客会将他杀死的对手尸体藏起来，这并不困难，在旷野上有许多裂缝，它们就像是大地绽开的伤口，尸体一旦被扔进裂缝就很难再被找到。把干掉对手留在公路上是种狂妄的做法，是一种挑衅，这么干的家伙不担心追踪者们根据尸体揣测出他的刀法路数，这表明他读过太多的文

学，任何揣测都会导致错误判断，那将是致命的。摩德万就是这么一个恼人的家伙，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你的存在，他知道你在追踪他，他把尸体留给你，这可能是一个信号，也可能是一个圈套，他在误导你。你在开车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你想了很多。

你开着车，路两边的风景一味重复，除了仙人掌还是仙人掌，偶尔能看到灰熊在追逐棕兔，它们奔跑时会扬起一片沙尘。你不理会它们，你还有足够的食物。同样，你也无暇理会那些竖立在路边、饱经风雨剥蚀的铁皮邮箱。这些邮箱并不是用来传递信函的，刀客们用它交换书籍。假如你想得到你从没读过的书，就下车，打开邮箱，从里面取你需要的书，同时，你得把你的相应数量的书放进邮箱，你拿走的那些书的原主就在附近藏着，观察你的一举一动。交易得大体公平，当然，你没准儿走了眼，用一本经典之作换到一本垃圾书，但那是眼力和运气的问题。有时候，要是你心里有谱儿，你也可以不作交换，径直将对方的书拿走，接下来就会有一场拼杀，书的主人会冲出来跟你较量一番，直到你们中的一个倒下。你可能白得一本好书，也可能丢掉性命和你的全部财产。还有些时候，即使你放下了自己的书，对方仍然会冲出来杀你，那意味着，这不是交易，邮箱里的书只是一个诱饵，于是你还是会陷入一场拼杀。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下车走向邮箱是去赴一场赌局。而现在，

你对这一类赌局提不起兴致，你已有过足够多的书籍，你已经疯狂地将它们读过一遍又一遍，此刻，你的心中只有你的目标——摩德万。

夜幕降临，气温陡降，为打发旅途的无聊，你拧开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一首歌：“这邪恶的城市……这邪恶的城市……这邪恶的城市……”这首歌就这样不断地唱下去，伴随着严重的杂音。这个世界上的每辆小卡车里都有收音机，但是只有一个电台、一个频道、一首歌，这首歌没有名字，它只有一句歌词——“这邪恶的城市”。没人理解这句歌词。这个世界既无城市，也无邪恶。据说歌手是个干瘪的独眼老头儿。在漫长夜里，你把这句歌听了许多遍。

当天边重现一线曙光，你瞧见一辆小卡车停在路边，接着就发现一具尸体横在路中央，在它旁边站着一个黑影。你踩下刹车，推开车门，跳出来。这一次，你的手里拎着那把尼泊尔弯刀。寒冷的晨风吹在你脸上，令你精神一振，你提着刀大步走上前去。但很快你就看清，站在尸体旁的是个瘦弱的女孩儿，她正背对你不住发抖，她不会是摩德万。你松了口气，俯身查看尸体。这尸体又是摩德万留下的，或许正是留给你的，你能认出他的手法，尽管这次与上次的情形大相径庭，尸体遍布伤口，每一处都足以致命。

等你抬起头来，迎着初升的朝阳，你看清了那女孩的脸，

她的两只眼睛被挖掉了，眼眶里充满血污。

“眼睛怎么了？”你问她。

“没了。”她说。

“怎么没的？”

“我一个人在公路上走，我看到前方路中央有两个刀客在决斗，一个杀了另一个，我吓呆了。后来，那个杀人的走过来，说我看了不该看的，我对他说我并不想看，可是没用，他用弯刀挖掉了我的眼睛。我疼得昏了过去。那好像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

“他什么样？”

“你让我搭车我就告诉你，我不想死在路边。”

“好吧，我会带你一程。”说完，你就转身去扛那具尸体，这是一具苗条的尸体，你没费力就把它搬上了卡车拖斗，让它与之前那个大块头并排躺着，你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水笔，在第一具尸体的脑门上写下“1”，在另一个的脑门上写下“2”。然后，你收好水笔，上了车，打开另一侧的车门，招呼女孩上车。她寻着你的声音，摸索着走过来，吃力地爬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你开车时用余光打量身边的女孩。假如她的眼睛还在，她会是个美丽的少女。她面庞白净、衣着朴素，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背着一只白色挎包。

“好了，现在告诉我，他什么样？”

“等我说了，你就会把我扔下去，然后杀了我。”女孩沉着地说。

“不会。”你说。

“好吧，既然不会，那我就告诉你，他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有个特别突出的方下巴，三十来岁，但是头发已经白了，他有一双绿眼睛，看了让人恶心。他显得镇静自若，像是对什么都无所谓，但那是强装出来的，他就快发疯了……对了，他的卡车布满锈迹，是铁红色的。”

你边听，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抽出一根划着，将火柴梗衔在口中。在这里，人们不抽香烟，而抽火柴，一共有两类火柴，长梗红头的和短梗绿头的。你偏爱长梗红头的这种。火柴梗是由几种仙人掌芯混合制成的，每家火柴厂都有自己的配方。你叼着它，鼻子轻轻吸着火柴燃烧时冒出的白烟，眯起眼，想象着摩德万的样子。

“你来一根吗？”你问女孩。

“不，谢谢，我抽火柴会晕。”她微微摇头。

“你看得这么仔细，难怪他要挖掉你的眼睛。”

“是啊，可能是职业习惯吧……”

你克制住好奇，没问她的职业，你知道，跟一个女孩不能说太多话。而她却打开话匣子，对你讲起她的身世来——她是

个孤儿，被一家路边旅馆的老板收养，从五岁起，就给这家旅馆做女佣。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没有任何报酬，只能偷偷藏起一些客人给的小费，这才有了一小笔积蓄。后来她爱上一个人，一个在旅馆养伤的刀客，可她从没吐露这份爱意，她感到他也爱她。她想就这样默默地相爱也挺好，可是有一天，刀客在旅店外的公路上被砍死了。于是，她离开那家旅馆，沿着公路游荡，再后来就遇上摩德万，被挖掉了双眼。

“这么说，你还有一小笔积蓄？”你问。

“对。”她低声说，双手抓紧了挎包。

“能给我看看吗？”

“你会把它抢走。”

“不会。”

“好吧，那就给你看看。”她打开挎包，掏出一沓儿书页递给你。

在这个世界，人们用拆散的文学书的书页充当货币。阅读这些零散的书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一个人的战斗力。你一只手掌控方向盘，另一只手随意翻动着女孩的书页。

“这些是漫画，你看，这是《超人》漫画，这是《丁丁历险记》，它们不是文学，是伪币，你被耍了。”你说。

“怎么可能？！”女孩伸出双手摸索着她的书页。

“哦，还好，里面还有一些诗集的散页，这还有点价值，不

过它们只能当邮票用，四行诗剪下来是一张邮票，这个你懂吗？你可以给很多人寄信，你有不少诗。”

“可我能给谁写信？唉，我一点儿不懂什么是文学。”她喃喃地说。

你拧开收音机的旋钮，车厢里又响起那支歌，歌声尖细嘶哑：“这邪恶的城市……这邪恶的城市……这邪恶的城市……”

“你还没问我的名字。”她忽然说。

“你叫什么？”

“伊嘐拉。你呢？”

你没回答。

中午的时候，你把车停在路边，从车里拿出一袋晒干的熊粪，用它当燃料，在路旁生起篝火，而后又拿出清水和几块腌制好的熊掌、兔肉、去了刺的仙人掌片儿，用一根钢钎穿起来，在火上烤热。你和伊嘐拉分享这些食物。伊嘐拉吃得很少，她一脸忧郁。吃过午餐，她用清水将眼眶中的血污洗净，蹒跚地摸到一棵仙人掌，她掐了两朵仙人掌的白花，把它们插在眼眶里。

“这样感觉好多了。”她说。

你看着她的两朵白色的“新眼睛”，它们挺漂亮。

那以后，你们又上路了，你仍旧听着那首单调的歌，伊嘐拉歪着头，睡着了。直到黄昏时分，她才醒来。

“我在哪儿，怎么那么黑？”她一醒就问。

“你在车上。你已经瞎了。”你提醒她。

“哦，对，我想起来了，”她一只手捂着头，“我做了个梦……”

“别说，这不合规矩。”你说。在这个世界，一个刀客听别人的梦，被视为一种剽窃。

但她不理睬你，自顾自地讲起来：“我梦见我们的日子被分成了两种，熊的日子和兔子的日子。在熊的日子里，只有熊会说话，在兔子的日子里，只有兔子会说话。但是没有人的日子，所以人不会说话，人只能听动物说话。在一个熊的日子里，我听一头瞎眼的母熊对我说，‘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

“那是瓦雷里《海滨墓园》里的一句。一定是有人为你读过那句诗。”你说。是的，你真读过不少文学书。你在想，也许是她曾经暗恋的那个刀客念给她听的，这句诗流入了她记忆的深处。

“不，不是瓦雷里，是一头瞎眼的母熊，这是它说的。”她说完，叹了口气。

天黑以后，你决定不再继续赶夜路。你交给伊曦拉一条毛毯，让她睡在驾驶室里。你来到车后，提着一盏马灯坐到拖斗的边缘上，细细研究那两具尸体，1号和2号。你研究得入了神，彻夜未眠。

再次起程时，你有一种预感，你们很快就会遇到第三个躺在路上的刀客。

事情如你所料，还不到正午，你就发现了它。只不过，这一次情况有些特别，在尸体上找不到任何伤口。你蹲下身，用弯刀撬开它的嘴巴，但只看到一口烂牙。

“怎么啦？”伊曦拉把头探出车窗，大声问。

“没什么，留在车里！”你冲她喊。

这时，在你们的身后，一辆轻型卡车飞驰而至。这车一直开到你的车旁才猛然刹住。车门打开，从里面跳下一个头戴宽檐毡帽的小伙子，他又瘦又高，皮肤发红，满脸疙瘩，右手拎着一把尼泊尔弯刀。

“嘿，可追上你了。”他说了一句，声音挺响亮，而后向你走过来。

你从容地站起身，将手中的刀在裤子上蹭了蹭。

“知道吗，我追踪你很久了，我了解你的刀法，我还跑去请教巫师，但请教之后就觉得有点儿小题大做。你主要读爱伦·坡、博尔赫斯的东西，对吗？”

你低哼一声，注视着这小子的一举一动。

“博尔赫斯只是个小品文作家，爱伦·坡太粗糙了，不是吗，他写的最好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些怪诞的哥特式神话故事，连小说都算不上，更别提他那些蹩脚的诗了。他们根本没有力量，

这你没法儿不承认，所以你的刀法也注定平庸……”他提着弯刀，围着你缓缓转圈，嘴里不停地说着这类屁话。

终于，他结束演说，实实在在地出招了，一招接着一招，你立时被笼罩在刀光之下。可是，这些招数华而不实，没有一招是真正能够致你于死命的。

忽然，你的车门开了，伊嘏拉连滚带爬下了车，朝这边跑过来，插在她眼眶里的白花掉落在漆黑的柏油路上。

“真麻烦。”你心里一阵烦躁。

你的对手也吃了一惊，但马上明白过来，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就在这一瞬间，你的刀锋切开了他火鸡般的脖子，切断了他的喉管。他用左手捂住伤口，盯着你，好像还要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但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他倒在地上，死了。

接下来，在正午的日头下，你做了几件事：一、喝令伊嘏拉回到车上去；二、掏出火柴盒，抽出一根长梗红头火柴，划着后叼在嘴上，静静地把它抽完，火柴燃烧的速度很慢，火柴梗是经过特殊处理的，等它快要烧到嘴唇的时候，你把它吐在地上；三、将那个被你干掉的刀客拖入旷野，扔进一条深深的地缝里，眼下你不想留下尸体自找麻烦；四、将那具找不见伤口的尸体搬上卡车拖斗，和另外两具放在一起，并在它的脑门上写下“3”；五、到那个被你干掉的刀客车上搜寻一番，你只找到两本像样的小说，一本《洛丽塔》，一本《刀锋》，你翻了